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九

天子之孝

正紀綱

臣按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謂之六紀紀綱者人道之所以立也洪範之言彝倫攸叙是紀綱正也彝倫攸斁是紀綱壞也孝治之主惟此為慎通其義于萬事萬物

作為刑威慶賞辨賢否定功罪以統攝整齊之使民畏愛則象以麗于三綱六紀之中是乃所以肅肅悚悚者已然而網之有綱非人不舉絲之有紀非人不理故朱熹曰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也夫惟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斯可謂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矣正紀綱所以廣敬也述正紀綱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

林之竒曰此三者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此三者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已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乎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

臣按辟君也專指天子而言自古彊藩世族竊威福之柄壞法亂紀覆轍相尋曰害曰凶經言明切蔡傳以為上言惟辟戒其權不可下移下言無有

戒其臣不可上僭臣則以為臣而上僭此孝經所謂為下而亂則刑者也若乃乾剛獨斷柄大阿(古利劍名)而馭天下豈么麼所得而闇干者哉其權必先下移而後其臣得而上僭洪範之陳峻為之防以杜漸消萌所以戒其君者為尤至云

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臣按君者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為天所命子養

下民薄海内外罔有不臣亦如天之無所不覆其慶賞刑威亦如天之風雨露雷陽舒陰慘無所偏廢者也天王天子君臨天下稱之内外皆以天自處之義其自稱曰予一人亦非孤寡不穀之謂乾綱獨斷威福自操故曰予一人

王制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鄭康成注曰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義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

臣按禮兼樂刑亦兼兵考正于來朝之時乃所以慎敕于歸國之後也德者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之德以孝為本者也諸侯來朝之時亦奉此教典教其民矣是一道德以同風俗之事也禮樂兵刑是天子所施用于人故以考校正定為義德是衆庶民之所共故言一也要之禮樂兵刑即洪範所謂威福德雖庶民之所共而正直剛克柔克有司其教化者也威福之柄不可以下移而教化

之權不可以旁落此古之帝王用此三者抑揚進退操縱予奪以馭其臣其臣亦得以保其家國者也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臣按疏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言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由爵禄加于小人不足勸人為善刑罰加于無罪不足恥其為惡陳祥道曰爵禄

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
爵刑罰不足耻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
不可以褻刑必也賞當功而罰蔽罪斯可謂正紀
綱矣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
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
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賈公彦釋曰司士云以徳詔爵有賢乃受爵是馭之以貴也司士云以功詔禄禄所以富臣下故云以馭其富言語偶合于善有以賜予之故云以馭其幸有賢行則置之于位故云以馭其行生猶養也臣有大勲勞者使子孫享養之是福佑之道也故云以馭其福臣有大罪自殺奪其家資故云以馭其貧廢放也臣有大罪若不忍刑殺放之以遠故云以馭其罪臣有過失非故為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

以馭其過

臣按斧斤之柄人所秉執以起事今此八者王所秉執以率作興事故謂之八柄也析之則有八其實賞罰二者而已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後自六曰以下皆是惡事故大惡者在前小惡者在後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故賞善五而罰惡三内史亦言此八柄之事而變誅言殺者見為惡不止則殺之矣欲使人臣知言語

之責讓即有刀鋸之刑在其後不敢不慎也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臣按此即春秋之義例也禮樂征伐王者治天下之大法馭天下之大柄自天子出者采薇天保車攻吉日之事春秋以前也自諸侯出者召陵葵丘

城濮踐土之事莊僖之世也自大夫出者雞澤溴梁之事襄昭之世也陪臣執國命者南蒯陽虎之事定哀之世也然而事之來也以漸勢之極也以積春秋見微知著則謹始之道備焉易曰履霜堅氷至葢言慎也王臣私交始于祭伯隱公元年大夫專兵始于無駭二年諸侯專征伐始于鄭人伐衛二年伐國取邑始于牟婁四年諸侯分黨會伐始于宋陳蔡衛伐鄭四年大夫會伐始于翬帥師四年圍而取之始

于長葛五年列國聘始于齊年七年王聘始于凡伯七年參盟始于瓦屋八年會始于防九年來朝旅見始于滕薛十有一年侵始于侵宋莊公十年遷國始于遷宿十年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始于北杏十有三年專殺大夫始于曹二十有六年擅封國始于楚丘僖公二年王人盟始于翟泉二十有九年答王聘聘伯國始于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年外大夫帥師始于救江文公三年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盟陳袁僑襄公三年盟主而會

諸侯之大夫始于邢丘（八年）書盜始于鄭尉止（十年）諸侯失政始于書大夫盟（十有六年）諸侯無會同始于臯鼬（定公四年）諸侯復特盟始于鹹（七年）自鹹之盟而諸侯分散不復合矣何則諸侯可以合諸侯大夫不可合諸侯也大夫而合諸侯此南蒯陽虎之流所以尤而效之也雖然其不正之相乘非一日矣自天子而諸侯自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陪臣此又堂陛之等級也天子先自失其大法大柄而後諸侯

得以上僭至于諸侯則雖欲操之而弗失固之而常存而弗可久也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無以取服于人者矣故曰使周天子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使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敢陵使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敢叛所謂正已而物正者可不慎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天子視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上下相係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畀乾坤定矣畀高以陳貴

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于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故曰禮莫大于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維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

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履霜堅氷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葢以周之子孫守其名分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矣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臣按東遷以後王室既卑矣諸侯彊大夫僭記禮

者謹其失之之漸曰某事自某王始某事自某公始某事自某大夫始春秋之作先儒謂孔子之刑書臣以為即孔子之禮書也榮于華衮嚴于斧鉞一以為禮一以為刑故使夫肆越者斂戢覬望者消沮由夫尊君抑臣之義例大書特書使亂臣賊子知所顧畏而紀綱庶幾乎一振也獲麟以後更七十八年而後有命晉大夫為諸侯之事可以知當日之為君父者亦稍稍以空名制馭天下而紀

綱不至於盡廢矣如之何至威烈而自踰其短垣也司馬光言天子之職莫大于禮此與晏子之對景公惟禮可以已之同意實天下後世之龜鑑也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按烹阿封即墨之事赫然警動人之耳目于時齊國號稱大治此齊威霸畧也但其作用則蓄之以遲久而發之以振厲且未免于伺察鉤校而後得人之情于帝者之明目達聰王者之蕩平正直為不可同年語耳

獻帝時祕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

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為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

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臣按四患五政者實國所興立而建威消萌之至計也使桓靈以前聞悦之言而早用之斯亦曲突徙薪預防失火也已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

姑也故懐王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乃委一介之使徇行

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任授之然則爵禄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鉞帥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不遠是用大諫孔子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可勝校乎迹其厲階肇于此矣

臣按藩鎮之禍有唐中葉以後國命以之終始說者以為唐之兵制三變每變而益甚府兵變為長征長征變而彍騎彍騎變而藩鎮兵革不休以有藩鎮也自李懷玉侯希逸之後偏裨末校皆得以擅廢置主將之權而唐之君臣相與姑息而容忍之過于慈母之字驕子其間僅有一有志戡亂之

憲宗而卒未能削株掘根盡殲若屬克復神堯之宇致使芽孽隱伏滋蔓難圖自古彊臣叛將之得志未有甚于唐者也使肅宗復國之後欲盡收天下之兵聚于京師而盡釋諸將之兵柄其勢固有所不能而節鉞之命必出自朝廷則易易也試以軍情言之彼李懷玉一人亦未必盡得平盧一軍之心也茍所遣往撫將士者非中使而方畧大臣也必能斬懷玉希逸以徇于平盧且以傳示于諸

軍能不為之股慄乎設有不然亦不過六師移之檄諸軍使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已不知何憚而不為此乃因而立之倒持太阿秉其末以自劌也夫使為偏裨者人人自以為大將為主帥者慮無不帝制自為如此乎覆奪相尋而不已則非復文告之可以懷柔禮法之可以抑制者矣故二百年之不靖皆肅宗之姑息偷安者釀成之而下替上陵之勢日甚一日而所謂同惡相濟者林立環伺則

剪除尤難而籌國者徒區區于惜勞與費彌更因循無怪乎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也此肅宗不振其紀綱之過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大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

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朱熹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臣按自唐之威靈不振于河北延及五季三綱五常之義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宋祖之興韓王發慮不待言終宜其爾也原夫古之一同之地不逮今之一縣小者半之有方伯連帥以相率屬也而

又有天子之老監于其國方物則貢之天子賢能則獻之天子其田賦才足以供給常事而已雖有不臣之心固未可以令之一縣之錢糧兵馬而抗衡于天下之富彊者也且夫大小相維中外相制則所以綱紀四方者又極整齊嚴肅而未可以憑陵越軼者矣唐之府兵再變而為方鎮説者皆以方鎮比于古之建侯其實相懸殊甚一鎮之地兼古之數十百諸侯予之以富彊之籍矣其取精用

物足以威福玉食而無所顧憚以是驅率其屬而樂為之死及有事而會諸道之師又非古之方伯連帥也而欲臂指使之不亦難哉向使元和間盡如烏重胤横海一州之處置則百餘年間戰鬬息而生民少休雖中主亦足以循法制而守宗祚矣然而唐憲宗之君臣不能而宋太祖之君臣能之者非必否泰剥復之數使然也夫亦中葉之主因循積習而維新之世具舉畢張者歟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投匭進封事凡六事其三振舉紀綱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

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且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譏

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茍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警勑之使大小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至于所謂其本在于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于臺省臺省

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臣按逸王未嘗無賞罰而興朝獨能為勸懲其章服刑憲未之有改也此固由于擇術之有偏正任人之有賢否而公私之異向背之殊朱熹之所反

覆開陳于宋主者也

金世宗嘗謂宰相曰帝王之政固以寛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寛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寛政

臣按寛慈者書所謂好生之德易所謂體仁足以長人詩之所謂豈弟君子者也天地以之覆載生成帝王以之休息長養故論語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大學傳曰慈者所以使衆也然而寛慈

是德紀綱是政爵人于朝刑人于市自是紀綱與衆共之與衆棄之寛慈在其中矣梁武他勿具論祇如納叛賊侯景而寵之以高爵獨不思天下之惡一也在當時則絶隣好在他日則禍自及非平日姑息細務煦煦然者所得而掩蓋也金世宗之論似矣然而紀綱者是一定不可移易之處非可借火烈水弱之相濟與夫一張一弛之喻所得而進退其間者又不可以不辨也

元世祖命許衡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

臣按進退賢不肖固是大臣之職然不過剖别忠邪使人主不惑于用舍至于予奪廢置雖人主猶曰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云爾然以許衡之賢舉能其官夫豈有所不可而云然者私門市恩後將以爲口實衡蓋不欲使國有紀綱自我而壞也

以上正紀綱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勵世鏊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

天子之孝

別賢否

臣按陰陽消長成否泰賢奸消長成治亂欲親賢而遠奸非必古之帝王也然而佞似忠詐似信不察其然則忠被謗信見疑反易謬亂皆失其真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固不易知也堯欽

舜恭而後能文思濬哲賢否之在前若薰蕕之臭味淄澠之黑白豈有不能辯者哉公孤卿貳皆所以致其敬誅殛放流適成其不敢慢而已述別賢否

易泰（卦名）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熹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

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无小人也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大治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皆革面耳

否卦名彖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憂也

臣按宋李舜臣以為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憂然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泰之初三陽在下君子連類而進之象否之初三陰在下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其為拔茅茹以其彚則同所謂反其類也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此正休

否之大人所以別賢否愼舉錯傾出其否以馴致于泰交志同者也

同人卦名象傳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程頤傳曰君子觀于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辯物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同異君子能辯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大有卦名象傳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頤傳曰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臣按同人大有二卦皆有辯别賢否之象所以然者天覆無私離火均照然而同人曰天與火是但言其性之同九五君位正應為三四所隔至於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故止於類而辯大有曰火在天上是為無所不照六五柔中居尊虚已應

賢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實能命德討罪故極於過

而揚夫以同人之五之剛而繫應止於一人則此

言其道之未廣以大有之五之柔而愛人惡人有

以極仁者之勇何哉無私故也均照故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程頤傳曰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

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

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

直物黄矣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頤傳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

行天下不足治也

臣按解難之散也然小人不去則天下之險難無自而平極小人之惡則有如鷙隼之悖逆竊據窮小人之奸則必如媚狐之妖邪隱伏而其黨與則必如拇指之相為附麗質言之則以負柔之小人所以致戎而起禍也于斯時也國有人焉中直守正如九二藏器待時如上六用以解去小人無不獲矣又按邱富國曰小人者難之根然則小人去

而天下之蹇難自解矣故本義以為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夬卦名揚于王庭去聲四凶誅三監聲其罪于公朝孚號誠信以呼號也有厲心危厲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不尚威武利有攸往

胡炳文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為危懼警戒之詞不一葢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衆而事威武也有

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復利往往為臨二陽之卦為泰三陽之卦為夬也夬利往往則為乾也聖人象復其辭平象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難退易進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臣按五為大君之位初二三四皆在朝之君子也

同心以決去一小人似乎易矣然而初九則戒其壯往九二則戒之惕號九三則戒其見于面目九四則戒其不能聰聽如此其慎重而不敢輕為者五為決陰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心有所比特以義之不可而去之夫子象傳所以復盡其意曰中未光也葢事雖正而有所繫吝則雖今日自夬而乾安知他日不自乾而姤乎此衆君子之於一陰既去之後尚當以君德清明君身強固為深願也

此又夫子小象之微意也

姤卦名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頤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

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則無能為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李舜臣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蓏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

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

臣按姤之九五即乾之雲龍風虎之聖人也姤之初九本乾之龍德而隱之君子也一變而為陰則以確乎不可拔之潛龍而為繫于金柅而防中心躑躅之羸豕此先儒所謂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者也為九五者至於包瓜含章轉姤為復則陽長陰消煥然一萬物作睹之氣象矣有隕自天之義諸儒皆以造化言之獨程傳以為天祐

生賢佐如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于漁釣要之世有傅說呂望其人則為出潛離隱之見龍而躑躅之豕亦將馴擾而無能為矣此其所以能迴造化也

兊卦名九五孚于剥有厲

程頤傳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葢堯舜之盛未嘗無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

其惡也聖人亦説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悦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于善以五在説之時而密比于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説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臣按説之感人最為可懼以其所以引人説者必

佞而似忠詐而似信夫子于上六之引兌而曰未光正以其說人者包藏禍心乃不可測況兌為口舌是巧言之象兌為少女亦令色之象故聖人之畏之也如毒藥猛獸未嘗少假之以狎昵之私也上下五爻皆言兌獨於九五言剝者繫辭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兌秋之終則九月為剝矣兌之極未有不至于剝者此又以天道驗之人事易之所以為君子謀也

書立政周書篇名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憸利佞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吕祖謙曰人主惟以别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于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名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以周家祖父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

治體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臣按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謂其不順于德者猶經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於凶德也故說命爵罔及惡德先儒訓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吉士而謂之常者天地間止此經常之理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所謂常者猶經言言思

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所用在此而所舍在彼所以保國乂民者無他道矣成王惟能用周公之所戒故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而既醉之詩以爲昭明有融永錫爾類則其光顯厥世爲何如也

冏命周書篇名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太僕正此其策書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

祇若萬邦咸休

陳大猷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葢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

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蔡沉傳曰大正大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隷僕戎僕齊僕之類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葢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呂祖謙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擒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臣按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周卿士作祈招之詩祈父周司馬世

掌甲兵之職祭公方諫遊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以止王心呂祖謙以為穆王望伯冏者深且長此心不繼造父趙氏之祖善御為御周遊天下道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臣以為冏命或出於祭公謀父之徒因策命之辭以箴王闕蓋御者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又以戒伯冏也

詩大雅卷阿篇名卷曲也阿大陵也其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孔穎達疏曰憑者可以委仗翼者可以輔助憑重于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

謝枋得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取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臯陶謨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臣按孝德即所云吉士吉人也陳櫟曰孝者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故反是則謂

之凶德矣知人固不易而知之以其孝德則未始不易也

瞻卬篇名其三章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熹集傳曰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之言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去也孔穎達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常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人主謂其智足

臣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於此合二說觀之可畏甚矣

大學傳十章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臣按自古有天下國家者用君子未嘗不興用小人未嘗不亡葢好善惡惡厥有恒性順人之性所以致治拂人之性所以致亂惟仁人能愛惡人則親君子遠小人而天下後世頼其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親小人遠君子而禍且及其身引秦誓見君子小人之分也仁人用舍能盡其道者也舉不先退不遠用舍之不盡其道者也拂人之性用舍之失其道者之甚者也傳者之意全在決去小

人以為登進君子之地也

漢元帝時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内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

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
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裁同擇以
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
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
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
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

議者于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臣按石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其術可謂工矣彼趙高之說二世天子之所以貴者稱朕固不聞聲羣臣莫能見其面居禁中决事茍非天下之至愚未有從而信之者也如顯之請使詔吏開門故投夜還旣殺望之更薦貢禹其于譖愬甚矣哉非必闇且暴如二世也非知德之奥知言

之要其不為漢元者鮮矣臣因是歎後世之君子其不若古之聖賢者多而後世之小人其為過於古之奸回者遠矣

桓帝永康元年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王府禁錮終身

靈帝建寧二年冬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

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士類殲滅不亦悲乎

臣按朋黨之說起於此彼小人者豈足復道哉夫諸君子蓋亦未可深咎也司馬光悲其不能囊括避禍要亦春秋責備賢者之辭夫至于身雖廢錮而高節令名希之者惟恐不及死徙相望而更以

不與為耻豈非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而諸君子之自反而縮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哉唐自李德裕宗閔各以其聲援相傾軋而人主患之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宋之黨禁成于熙豐小人之遺孽至于指斥天下之大賢君子以為之魁而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其南也則又有道學之禁久而始解臣獨異夫君子之於君子必有針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之投也如之何有洛蜀之不相能君子之

于小人判然薰猶之別也如之何欲調停而與共
事此其咎固不在小人而在夫用小人之人矣然
自唐宋以來名臣達士先後或著書立說或奏疏
或面陳要在于反覆開道如李絳之言則曰自古
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
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
也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
後謂之非黨耶裴度之言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内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為邪正耳德裕亦言致理之要在于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蘇轍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

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汚之則引退也司馬光之言曰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毁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數君子者之用意勤矣不若歐陽修朋黨論之善于立言也修之論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

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

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恒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善哉論乎

唐太宗時魏徵上疏曰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

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臣按小人未嘗無才君子不能無過委政治于君子而訪得失于小人豈任賢勿貳之謂乎以太宗之賢而猶以踈君子狎小人為規以貞觀之全盛而猶以危亡之期未可保為懼斯以見徵之盡忠

為日中豐蔀易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蔀障蔽也之憂而有唐之子孫亦可以永終知敝有所法戒矣而天寶以後小人宦官參决機務掌握兵柄蟊賊内訌威福下移始于明皇循于肅代固于德極于昭國命以之終始昔憲宗蓋嘗問宰相明皇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司馬光曰太宗鑒前世之獘

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
暱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
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之宦官自此熾矣易曰履霜
堅氷陰始凝也有國家者其惟慎厥始哉
范祖禹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
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
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謂才者曰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

臣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

德之目而上古不謂之德人而謂之才子四凶如
鯀悻才悻直而列于不才子之中周公制禮作樂
而自謂多才多藝孔子不以太公之鷹揚燮伐為
才而稱周公之才然則聖賢之微言有可得而窺
者矣君子之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者也古者君
子之仕也入為卿士出為將率者也古者君子之
學也藝則善射御舞則習干戚者也天下而無事
則已天下不幸而有事惟君子為能已之而有餘

至于小人者庸或有才而不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此其不可恃為緩急審矣用人者可不以是為鑒戒乎

以上别賢否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一

天子之孝

制國用

臣按古之用財所以行禮禮者一定之經制然猶視其年之上下為盈減葢稱財而舉取足以崇恪表迹而止矣豐年物備從其厚非加隆也凶年時詘從其薄非降殺也惟祭祀之禮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則所以致敬于神祇祖先者不敢以畢承尊而有所損益也夫自氓庶之賤苟知義理雖有菜色猶將進其甘旨也王者于父母天地何遽不若是乎自祭祀而外王之服御膳羞工作器用賞賜玩好賓客往來則皆可稱財而舉豈以盈禮為貴也是故量入為出者敬以約也量出為入者肆以侈也歛而不散厚自封殖者與夫錙銖取之泥沙用之者敢慢于人之甚者也易曰甘節吉又曰

苦節不可貞上六有中正之道焉以廣敬也述制國用

易節卦名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傳曰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

臣按乾卦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繫辭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利言理財
也其亦主于義而已矣義者裁制之宜宜即當而
通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利言理財皆言節道也天
地之氣序自然之節王者制度法天地自然之節
故其不過取不濫用信于四時也一不能節則必
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而禍不可勝言矣故
天生時而地生財以養民也王者父母天地法其
自然之節亦所以養民也此之謂敬天此之謂敬

親

禮記曲禮積而能散

鄭康成註曰謂己有蓄積見貧窮則當能散以賙救之

臣按阜財利用民生之原洪範五福其二曰富故聖人之制國用也不禁人之費而患其不能節不惡人之積而患其不能散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鄭康成註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

鄭康成註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菜飢色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侑食

臣按冡宰制國用是宰相自領度支也歲杪五穀畢登而四方之豐耗皆可知也鄭註云大國小國豐凶之年者天災流行非必一歲四方皆耗一歲四方皆豐孔疏但云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小年耗則制用少其實亦有大國年耗小國年豐之時不得而齊也通三十年為率者每年所入均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

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
蓄也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
之蓄者三十年之閒大畧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
孔頴達言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
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現在三萬斛制國之
來歲一年之用葢無問豐耗必有現在所入四分
之一為積貯而用之多少視此三分為損益諸凡
給百官賓客人民及為國家造器物之類雖有一

定之禮然亦以現在所入為率多則不過儉有所殺初非拘槃於常法而無所損益也若三十年之通則蓄積足以備水旱可謂禮成樂備之日矣然猶大荒則不舉又可見其與民同患之意古之制國用者如此則宰相安得不身任其事耶若唐時則量出為入也久矣會計當而已矣安用宰相領度支耶

禮器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

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與恇同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恐也

陳澔集說曰定猶成也數賦稅所入之數也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爲等大殺謂年凶而賦斂之入大有減殺也衆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故

能如此

臣按此一節以制禮而言王制以用財而言然其大經大倫設於地財者係於一定而其厚薄之數合於天時者不限於一定也制禮故於其一定者而以不一定者參之用財故於其不一定者而以一定者為則也則是此經主於言入而王制主於言出此經定國之數地之廣狹是先定之法制其為厚薄亦必先有定式年豐舉厚年凶舉薄不待

臨事始議減省衆知國家自有凶年之禮必不取盈故不恐懼也冡宰又於嵗杪視年上下於成例有所考校均節故先儒以為制禮之數用財之節相繼而不離者矣

周禮天官冡宰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賈公彦釋曰以九式均節財用者謂依常多少用財法式也一曰祭祀之式者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二曰賔客之式者謂若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五積之類三曰喪荒之式者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供也荒謂凶年穀不熟有所施予也四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五曰工事之式者謂百工所作器用之法六曰幣帛之式者謂若贈勞賔

客也七曰芻秣之式者謂牛羊草穀也八曰匪頒之式者謂若分賜羣臣也九曰好用之式者燕好所施予也此九者亦依尊卑緩急為先後之次也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賈公彥釋曰言掌九貢九賦之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九功之貳者謂九職之功大宰以九職之成熟斂其稅則是九功也亦大

宰掌其正物入大府故亦掌其副貳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者內府是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職內是也

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給也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削同稍所教反

賈公彦釋曰大宰歛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授以舊法式多少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以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鄭康成註曰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賈公彦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

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歳終總會計之

司會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賈公彦釋曰司會是鈎考之官逆謂鈎考知得失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簿書

總月版户籍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賈公彥釋曰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要考月成者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也

司書主會計之簿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貢九賦正稅

也

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受財幣之簿書使入於職幣

賈公彦釋曰司會主鉤考司書掌書記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賈公彦釋曰此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

羣吏灋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

職内掌邦之賦入辯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財用

賈公彦釋曰掌邦之賦入者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税入皆掌之辯其財用之物凡所税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别之而執其總者總謂税入多少總要簿書言貳者謂職内受取一通副貳文書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賈公彦釋曰言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鉤考也職歲主出職内主入以已之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

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賈公彦釋曰叙財謂比次職内藏中餘見爲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官職内所藏者惟當歲所用故用不盡者移用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

會計而考之

鄭康成註曰以貳者亦如職内書其貳令而編存之

賈公彦釋曰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共相鉤考故

職内云以逆邦之賦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之

其事通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鄭康成曰叙受賜者尊卑

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賈公彥釋曰歲終會計之時則以法式贊助司會鉤考會計之事

職幣_{掌餘財}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康成註曰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振掌事者之餘財

賈公彥釋曰振者拼_{音拯}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檢掌事奉王命有所造為故職幣檢掌事者有餘則受取

皆辯其物（防其或以賤爲貴）而奠其録（防其或以多爲寡）以書揭之以
詔上之小用賜予
賈公彦釋曰奠其録者謂定其所録簿書色別各入
一府以書揭之者謂府各別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
多少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賈公彦釋曰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贊之亦
謂贊司會之事也

臣按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當位中正其用財有節猶天地之平分四時也詳攷周官大宰之職愈知夫古之冢宰制國用者異乎後世之以宰相領度支之意焉夫其均節財用猶之天地之平分四時也斯亦燮理陰陽之事也大宰者總其大要者也則有大府為之副貳焉物皆入于大府者也則又有受藏之府受用之府以出納焉司會鉤考之官也司書書記

之官也二官通事者也然必與職内職歲二官者參互焉賦入職内主之者也然乃謂受用之府者亦有財物出給職歲主一歲之出也而其藏中亦有餘見以待更給他用是言入亦出言出亦入二官又自相鉤考者也職幣之官以受百官餘幣而使人占賣之不致久藏朽蠹是以陳易新而遷化於藏用出入之間者也若是乎藏之用之出之入之其為均節之者葢不專繫於一官之職守而不

使胥吏之屬得緣為奸徵斂之官得以溢取也故疏於司書計羣吏之治言恐其濫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真得先王制節謹度之大指矣夫其鉤考第嚴於在官出入之數而初非鉤其在民者也嚴於在官又祇以節夫一已之濫取予亦非督促官吏務為聚斂也後世勾勘之使徵理之司則意全在於剥民奉上不特苦民官吏亦坐累無窮矣其間如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則以其

入之多者待其用之寡者常使之有餘畿內之賦以給九式則以其入之少者待其費之廣者無使之不足又分置於衆府則不見其充積而無侈肆之心別藏於內府則會其羨服而有裁量之意蓋古制之善如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二

天子之孝

制國用

漢靈帝好為私稸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先入此費以為引導然後收受貢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大農之藏中厩聚太

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尊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臣按古之王府內府非私藏也西漢財用有大農少府水衡三所而以少府水衡為私藏則失之始矣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賜遺者乃是式貢之餘財所作非分其正稅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朝覲之頒賜也以其不常厥事不

得繫於一歲故別藏之耳自漢時府藏有公私之別而乃有多蓄私藏如靈帝者皆濫取於正稅之外矣

唐明皇天寶八載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變糶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幣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按漢隋二文唐太宗皆躬履朴儉以富其國而武帝煬帝明皇皆以侈肆耗之故曰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德宗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輕重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以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蠧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

臣按楊炎片言之間回德宗之意使天下財賦皆歸左藏亦得根本之計矣但兩稅之法則是量出為入耳德宗之好利習與性成彼見內庫向之充積與夫取給之便一旦悉歸左藏則大盈幾致於一空別求所以盈之之法則不待懲奉天儲蓄之窘惑於裴延齡之誕妄而未嘗忘向日之大盈必以聚斂為長策矣故追維其咎則第五琦之奏貯內庫乃為禍始罪甚於延齡蓋以天下之公賦而

為人君之私藏宜其取之愈多而求之愈無厭也善哉陸贄之諫椷行宮貢獻之物為瓊林大盈庫也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是則亂必靖賊必平德宗雖聞贄言命去其榜其後贄極論延齡之惡則不悦贄而

益厚待延齡其所浚嗜篤愛者固不可奪也馬端臨曰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横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内則妄指見存以為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廪餉以致奉天

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征斂之横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此唐之所以不振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泗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税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臣按朱熹嘗言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後世之制國用所以難於古者以是故矣夫古之世盖未嘗有養兵之費也然而用邦財者莫大於軍旅之事以古

之軍旅之事當後世之非時之調發而以一歲財入之數十分之二當古之九式弔用充府庫者是後世之制國用自養兵之外凡皆當以古之十之二為率而尚未能於其二分之中留其四分之一以為三十年之蓄也如元和國計簿所載二户資一兵者其税户之消息有時固不可以執一而論而熹所論天下之財什八養兵計設兵之數多少之不同雖事異勢殊亦無能甚相懸也載按文獻

通考言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夫以國家之置吏以治民通商賈以利民皆古之所有而今之所不可無者設兵以衛民是古之所無而今之所不得已者獨柰何佛老之徒宮室衣服飲食坐耗夫耕織工作之人乎古者重游民之罰而後世從而崇長之籌國計者如之何其不為之

所也夫國用之不足大故在於養兵而軍旅之興

往往兵不可用是所養者無異於游手之僧道也

僧道之耗民也驅而之於耕織工作斯已矣而千

百年來猶且難行而況于執干戈弓矢之屬乎夫

善養兵有道焉使吾之執干戈弓矢之屬不至游

手而不可用則一旦有事固無待於益兵而兵之

所聚或未能卒解則軍屯之法雖未足補失業之

農之賦入要不至於盡糜帑藏而坐待其匱也

宋太祖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馬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亂而難考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葢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寛

於理財葢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寛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繫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物盡數繫省始於此

陳傅良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供奉至是始盡繫省按後唐天成年宣

命於繫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
租庸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即勒令自備請
給不得正破繫省財物則繫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
立拘轄鈎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
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
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
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闕奏省司進
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益務寬大諸郡

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著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

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
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
判司農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没差謬漫不可
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閲但為空文自天聖
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
發為獘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
繼以夠逋目予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
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

之利謂之收簇守臣宮束後屢有奏陳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為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税錢封樁入便若輙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還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為無額上供蓋自繫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有封樁而後起發蓋至熙豐繫省初無窠名應在

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臣按巽巖李氏言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宋之上供其名如故而繫省錢乃留州送使錢也觀陳氏馬氏所論知宋之祖宗之制其為之吏與民者皆寬然有餘力焉至於元豐熙寧之間而興利之臣借先王以文其說其計筭析於秋毫四出候望同於壟斷矣自是蔡京王黼又為晝

策愈密愈急而天下不勝其病以至於靖康之變

葢財之在上在下損此益彼未有別自天降地出者也然而上供之與留州送使同是既取之民者也而存留之與觧發其疎密緩急不啻倍蓰其故具如陳氏馬氏所論著仁人君子固當以宋之祖宗朝之寛大為法而以熙豐以後小人之術為戒矣或曰周官會計鈎考甚嚴而顧使州郡得以乾没可乎曰州郡也異於庫藏之吏庫藏之吏財出

財入固不可使乾沒也而州郡亦不使之得而妄
費豈欲其漫無訾省哉且也古之民天子之所長
養其家之器械馬牛皆可以周知其數而後世能
若是乎莫若以優裕之意簡易之法休息之政治
之而已朝廷寛大則長吏必不至於刻覈長吏不
至於日憂負課之黜則小民不至於日受催科之
困自然之理也
孝宗乾道三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

行于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先是秀州知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目表上且言漢制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于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漢宮名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葢法漢之大司農郡國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

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周官所載最為詳密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太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郡吏致事鄭氏註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蒼善筭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之初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註云計者上計簿

使也郡國每歲詣京師上之至宣帝黃龍元年二月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又衆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

方者在東漢未必皆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戸部也
竊見戸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
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
戸口稅租造冊進呈而於州郡諸色窠目尚畧焉是於
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
愈遠文籍愈煩在西漢已不免文具之弊況今日能盡
革其弊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況今日川廣之遠能
使其如期必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戸部盡取天

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多虧少之數並皆造册正月進呈無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菊通繫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册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令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

戸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切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粮斛數目置籍照條例鉤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畢詣闕投進降付戸部參攷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臣按此止是合發上供粮帛銀錢而留州者雖繫

省而不在鉤考虧欠黜責之例至其所造已足未足虧多虧少止是一郡一州之總計而非逐戸覈其完欠也然而周官之所以詳密者諸侯國内得民税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亦是存留者多發觧者少也唐之上供送使留州三項之分則發觧為一項存留者有二項也由周而後由唐以前則其所承授可知如漢之計簿則亦止是上供之目以計吏等之充庭之儀以為朝賀之盛

觀而因而厥最之則亦古之不修職貢之罰也今

按乾道始行上計之法而措置之不苟急如此馬

端臨曰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

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

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

此

元世祖二十五年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初僧格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

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代吏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實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

意令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二十八年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

等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窺者罪之

臣按葉適論曰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慵夫淺人刦刦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適此論指熙豐以來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

足之歎可謂切矣夫以量入為出當無見詘之時量出為入終無見盈之理觀夫子之去兵去食而春秋譏說畝田賦丘甲豈不然哉若僧格之事又何異焉元世祖之不罪程文海未幾而罷徵理司真不溺於言利之臣而有仁人之度矣

以上制國用